

名人面對面

# 楊惠嫻

# 無相無無相 以琉璃為生命語言

「琉璃工房」來香港開分店時，筆者已被其展示的琉璃作品所吸引，一直在想究竟如何可以做到，因為造型很有現代感，但又具備中國傳統藝術的美，所以筆者早立下「宏願」，以在家中放置一件「琉璃工房」的作品作為人生其中一個目標。最近，「琉璃工房」的創始者及藝術總監楊惠嫻在香港舉行「無相無無相——楊惠嫻琉璃藝術創作展」，首度在港展出「無相無無相」系列共15件作品。

創立中國第一個琉璃藝術工作室——「琉璃工房」的楊惠嫻，在上世紀70年代，是台灣最有名的電影明星之一。在她10多年的從影生涯中，主演過120多部電影，憑着《小逃犯》及《我這樣過了一生》連續兩年獲得台灣金馬獎最佳女主角，又憑《玉卿嫂》獲亞太影展最佳女主角獎。1987年，她和導演丈夫張毅在演藝事業如日中天之際，毅然離開電影界，投身當時在華人社會還很陌生的現代琉璃藝術行業。

■文：曾家輝

攝（部分）：莫雪芝



### 楊惠嫻小介：

楊惠嫻是台灣1970年代家喻戶曉的演員，曾獲得兩屆台灣金馬獎最佳女主角和亞太影展最佳女主角。1987年，她離開電影行業，投身中國現代琉璃藝術，創立琉璃工房。20多年來，從摸索、實驗，到推出作品，楊惠嫻一直以現代中國風格的琉璃藝術創作者深自期許，同時她也是中國現代琉璃藝術的推動者。



■展覽開幕時，得到老朋友蔡瀾的支持。



■楊惠嫻正製作琉璃作品。

■作品「隨處菩提」



無相無無相——楊惠嫻琉璃藝術創作展  
展期：即日起至10月23日  
地點：又一城LG2

坐在筆者面前的楊惠嫻說：「我們跟文匯也頗有緣，因為我們1995年首次在上海舉行展覽會，那時便得到上海文匯報及台灣中國時報的支持。」

楊惠嫻還是有些明星味，說話很有魅力，跟我在其他雜誌看到的訪問及最近她和張毅上台灣訪談節目《小燕之夜》中的她，印象很接近。她和筆者握手時很有力，應該是20多年來從事琉璃創作「鍛煉」出來的成果。

問：為甚麼選擇琉璃？

楊：我覺得我前世是做琉璃的，但做得不好，所以這一世也是做琉璃，希望今世有所為。我所指的不是要賺多少錢，又或是得到甚麼地位，而是以琉璃打動人心，以我的作品來結善緣。我記得有一次在台灣舉行展覽時，有個母親告訴我，他的兒子每次去看展覽活動時，一入去便不見蹤影，但來到我的展覽，他反而耐心地逐個細看，我真的很高興。

問：對於琉璃，現在和最初投身時的心態可有分別？

楊：當初從演員轉到琉璃，是想清楚才下的決定。琉璃

工房1987年在台灣成立，明年是第25年了，我對琉璃的心從來沒有改變，因為我找對了——找到一個可以表達自己的藝術語言，這是很難的，很多人找了很久才找到。琉璃這種具擬人性及文化內涵的材質，讓我這麼多年來可以說我想說的話。25年好像很長，但其實又不是很長。在技巧上，我還是想有突破，腦海也有很多想法，希望可以完成。但世事不一定如你所願，不是努力就一定成功，但不努力就一定不會成功，我經過多年的實驗，結合脫蠟鑄造和熱澆鑄的技法，以複鑄法創作了這個「無相無無相」系列——即是將事先已脫蠟鑄造好的佛像預熱，之後放在沙模中，澆入熔化玻璃液，再封住、凝固，中間有很多工序，所花的精神及時間不是金錢能衡量的。

問：為甚麼認為琉璃可以表現出「無相無無相」這主題？

楊：琉璃是透明的，易碎，在不同的光線下會有各種變化，我覺得這種材質有警示的意義，看到與看不到之間，無論是佛像也好，或是其他造型，最重要的

是它們的內涵。我希望我的作品能打動人心，提醒大家生命絢麗，卻很脆弱、無常，但就是因為如此無常，所以我們更要珍惜，熱切地擁抱人生。

《金剛經》說：「一切有為法，如夢幻泡影，如露亦如電，應作如是觀。」這「無相無無相」系列在似透非透的立體空間裡升起氣泡，很美，但很虛幻，實在，卻又令人感到不能掌握，就好像生命一樣。在佛教觀念中，人生的真正智慧是看清一切「相」都是虛妄的，進而展示看清人間虛妄之後又擁抱人間的慈悲，我就是透過「有相」去表現「無相」，進而提供一種「無無相」的創作思考過程。

問：你認為你的作品是不是一種純粹的創作？

楊：藝術家可以透過作品來作出種種的批判，反映自己的想法，而我的作品總是圍繞着生命、愛等主題，或者希望可以達到一種教化的作用。我不是要說甚麼大道理，而是希望可以利用琉璃這種特別的材質，塑造出令人有所啟發的造型，除了「無相無無相」外，我們也推出其他不同的系列，包括「花好

月圓」、「澄明之悟」等，從佛像、觀音、牡丹花，到可愛的豬，希望可以令更多人感受到我對生命的看法。

問：25周年會有甚麼特別的計劃？

答：明年是琉璃工房25周年，想做的有很多，當中包括一個2米高的千手觀音像，這個可說是挑戰琉璃藝術的極限，希望可以成功。明年將在北京國家博物館舉行展覽，還有推出一些比較概念化的創作，想做的真的有很多。

「無相無無相」系列在1998年底於英國Victoria & Albert Museum正式發表，接着在2001年，受邀在美國Bowers Museum of Cultural Art展出，2004年又受邀到法國Galerie Capazza展出。筆者看到「無相無無相」的作品，但自知不懂佛理，沒有慧根，但或許如她所說：在看到與看不到之間，反而令人有一種感受。不知是因為琉璃之美，或是技術之高，又或是受楊惠嫻對生命的看法所感動。那佛像，或觀音，或蓮花，又或是那些泡沫，都是大千世界中的一個頓悟。

## 名人指教

# 吳嘉寶 香港是如此「灼爍」

筆者最近到日本東京走了一轉，除了散心，也為了出席在Guardian Garden畫廊舉行的「灼爍之港：香港當代攝影展2011」。展覽由台灣著名策展人兼中國文化大學資訊傳播系講師吳嘉寶策展，他曾在很多地方策展，經驗豐富，致力推廣中港台等華人攝影家的作品，這次就特別帶來香港九位當代攝影師（張偉樂、陳偉江、何兆南、余偉建、吳世傑、謝明莊、蘇慶強、何柏基、賴朗喬）的作品。筆者第一次跟吳嘉寶見面，是他幾個月前和Guardian Garden計劃總監Hiroshi Suganuma一同來港找攝影師，當時他在有限的時間內和很多人見面，忙得不可開交。到展覽正式開幕前兩天再和他見面，或許因為一切都準備就緒，他整個人也輕鬆得多，筆者跟他細談這次展覽的點滴。

問：為何要以「灼爍之港」為這次主題？

答：這次展覽其實是「亞洲攝影系列展」的第七個展覽，從1994年開始舉辦這個展覽，已介紹過中國、台灣、韓國的年輕攝影師。

「灼爍之港」可說是香港給人的印象，很多人來到香港，被五光十色的霓虹燈吸引，整個城市在夜裡燈火通明，但灼爍不只是代表我們所看到的光，也代表了這個地方充滿了物質慾望。這次選擇的九位香港攝影師，也反映出香港是個華洋文化混合的地方。如果從時序上來說，日本應是最早從歐美先進國家引進西方



■吳嘉寶（中）和另一位香港攝影師何兆南。



■吳嘉寶正在和參展的攝影師及畫廊工作人員解釋展覽細節。

攝影思潮的國家，香港是第二個，如果我們再看日港兩地的攝影文化，不難發現香港比日本更早受到1970年代美國攝影藝術思潮的影響。即使和中國、韓國等相比，恐怕也沒有甚麼地方像香港一樣，有那麼多攝影藝術家頻繁地使用源自美國或西方的拍立得（寶麗來）、Lomo、針孔相機、手機相機等各種當時被視為先進的表現媒體來進行攝影創作。

問：你對這九位攝影師的作品有甚麼看法？

答：我試圖將九個系列作品去構成一個「文脈」，例如何兆南的「發光的隧道」、何柏基的「城市發光體」、余偉建的「消失的海岸線」、吳世傑的「地方褶子」等，無不是以香港這城市不同的地方或角落為主題，各自以不同的方法，重現它們心中的香港。透過九位香港藝術家以香港在地的視野，來為「何為香港？」這個問題提出某種解答的可能性。

問：你對在日本舉辦香港攝影展有何看法？

答：Guardian Garden這畫廊在發掘新日本攝影師方面一直不遺餘力，他們會舉辦比賽，也會為有潛質的攝影師舉行展覽，現在很多新冒起的女攝影師都是經他們發掘，而且他們很支持與其他地方的攝影師交流，在開幕禮中也有不少新一代的日本攝影師。我下年或會為香港攝影界策劃一個以韓國當代攝影為主題的展覽，多些交流，可以令各地的新進攝影師進步。

■文、攝：曾家輝

## 灼爍之港：香港當代攝影展2011

展期：即日起至11月17日

地點：Guardian Garden（日本東京都中央區銀座7-3-5）

網址：http://rcc.recruit.co.jp/

## 名人短打

# Paisley Livingston教授 欣賞藝術是這樣的

香港嶺南大學哲學系講座教授兼系主任Paisley Livingston最近主持就職演講，他發表了他作為當代哲學家，對藝術價值和藝術欣賞的反思，又以多種視覺藝術品為例，闡述其主張。

「有人認為藝術品固然有其經濟或情感價值，但其實沒有所謂某種特定的藝術價值，我認為只要觀眾獲得適當的背景資料和引導，就可以明白這些藝術價值。」

「偉大的藝術品，在很多方面都可以很出色。藝術價值並非獨佔一味。雖然哲學家曾經認為所有好的藝術品都應該體現出其美感或一些美學特質，但藝術在美術學上的特點和功能應該是多姿多采的，而這一點現在已經被承認。如果要說某件藝術品擁有任何一種藝術價值的話，這件藝術品的珍貴特質肯定是藝術家憑藉其超卓的技巧，苦心孤詣、刻意求工的結果。」

「藝術家嘗試表現某種效果，但無意間成就了另一種效果，甚至比原本的意念更優秀、更理想，好像「有意栽花花不發，無心插柳柳成蔭」的意思。這種情況時常發生，但一般人着意尋求和讚賞的基本藝術價值是取決於藝術家技巧的高低。某些藝術風格的特點必須是刻意為之之才稱得上好，那麼，如果它們純粹是無意間形成的，可能會被認為是缺點。」

「我認為欣賞藝術，並不只是以愛憎喜惡等簡單的概念來感受藝術品。要欣賞一件藝術品，釋放其可能存在或根本沒有的價值，我們必須先明白藝術家想做甚麼，即藝術家的創作計劃和背景。如果觀眾沒有取得相關的背景資料，他們盯着藝術品的時候，完全摸不着頭腦，對藝術品的興趣視而不見，也就沒意思了。」

「以文藝復興時代的作品為例，說明這種情況不只限於深奧難懂的當代藝術作品，連世界一流的博物館收藏的優秀繪畫也一樣。如要了解藝術家的創作意圖和處境，有賴學者、策展者及評論者向公眾提供相關的背景資料，因為他們正是藝術家與觀眾之間的中介人。」



■Paisley Livingston教授